職官分紀

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五

宋 孫逢吉 撰

參知政事

免冠徒跣自劾請罪

後魏古弼太武時為尚書令參知政事時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者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碁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太武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也太武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太武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為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罪

也乃詰公車免冠徒跣自勍請罷太武遣吏白之

黄門侍郎 唐貞觀十三年尚書右丞劉洎以黄門侍郎參知政事

中書侍郎 永徽六年中書舍人李義府守中書侍郎參知政事

度支尚書 顯慶四年度支尚書盧承慶參知政事

東臺舍人 乾封二年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

面折賈琰 國朝竇偁太平興國四年夏以本官參知政事先是偁與賈琰同在上幕府琰便佞能原意希旨偁嘗疾之上與諸王宴習射琰侍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上失色為之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琰涇州至是以始大用偁偁謝上謂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以汝嘗面折賈琰賞御之直耳偁頓首謝

乘傳赴闕 淳化四年詔右諫議大夫知大名府趙昌言令乘傳赴闕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即日赴中書視事中書體制未謝皆先視事也

分日知印

至道元年詔曰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輒先異位宜合而為一先是開寶中宰相趙普初議置參政之日與宰相異等正衙別設位輒於丞相之後不預知印押班不得升政事堂至是呂端作相以寇準尚參政事慮準不平故引近事為請以慰其心焉

率意輕重

二年準能知政事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及不知者即序進馮廣州左通判馮極任左正言右通判彭惟節任太常博士惟節序於極之下及改秩為員外郎極得虞部惟節得屯田反在極之上惟節自以素居極任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會奏報準覆視怒其亂朝制下詔切責之極憤因上疏極言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上怒準適祀太廟行事召呂端等詰責之端以除拜專恣皆準所為會準入對上說及馮極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上曰若廷辯是非又失執政之體準猶力爭不已上

先已懸準因歎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廷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悅至是遂罷

辨是非失執政之體 上

與官長拂鬚 見平章事門

台母命坐

賈黄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柬收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除擬官吏數千員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台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令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

不直一錢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讒昉於上前人有言於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敗昉知政事上言及盧事昉頗為揮解之上因言盧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重昉常目之為善人

無鍾離委珠之操

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琪常遺柴禹錫白上請盧多遜舊宅上惡其無鍾離委珠之操又素好談諧無大臣體因罷為刑部尚書琪將罷前數日晨至待漏會有異鳥大於鶚

集琪之坐左右驅不去至是罷人皆異之

攻中書之短

蘇易簡晚年急於進用因名見頗攻中書之短遂參大政

不交一談

張洎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秉政洎旦夕攻之既而易簡罷以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之因名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伏遂兄事之極口夸洎於上上漸欲進用又知其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中書舍人潘佑洎預謀心疑之及詔尹熙右等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右言煜忿佑諫說大直爾非洎也自是洗然遂推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大政準亦忌之洎奉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

捧詔嗚咽

上已嫉準專恣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準退後多誹謗但色變不敢自辯上由是大惡準向日罷未幾

洎被疾家居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跪于上前明日上表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捧詔鳴咽後疾亟十餘日卒

不曉一句 靈州救援不至詔令宰相等各述所見參知政事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問乃緘默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曰洎致有所言不過揣陛下意耳上默然明日洎上疏徵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隴餉饋上初有意既而悔之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謂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上名知樞密院事向敏中對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以其奏付之矣

移閏月避日食 景祐四年冬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所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上亦以為然以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所食蓋陛下乾剛之道忽有所虧而政惟修德可以免之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所惑如

此文彥博朕之裴度慶歷七年冬貝州兵士王則據城叛時詔明鎬討之師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又曰貝字加文成敗字御為生擒此賊至未踰月破賊凱還除平章及見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彥博歸功於明鎬詣不允

奏王欽若非宰相器參知政事王曾罷為禮部侍郎初曾以王欽若入相制下日曾請見奏曰欽若非宰相器且與敏中官有相妨上大怒故敏中遷門下乃罷曾焉

語言舉止人以為笑仁宗欲用舊人以孫抃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居兩府年益侵頹墮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人以為笑性不便騎馬或驚蹶通途必下而趨

父見進拜退朝錄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吳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父恩命

忠鯁拾遺魯宗道為參知政事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

堅執不回或議少異則廷諍不已然多從宗道議故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魚頭公　上

舍人草制　歸田錄丁晉公自保晉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名為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名學士草制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清優不如學士　東齋記事孫夢得嘗與數同人詣金天帝廟乞靈且求夢夜中夢明總下草制誥諸同人相慶曰他日為知制誥翰林學士矣初得此夢甚喜及纔作翰林學士頗嫌之人心是無厭也是時夢得已為參知政事月俸祿差厚而學士亦與不甚相違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勩過之

掌機密　專預機密　參掌機密　專典機密　專典機要

經營庶事勲著前朝　魏文帝即位劉放孫資轉為左右丞黃初初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

中侯遂掌機密別傳曰大將軍曹爽專事資固稱疾九年二月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勳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内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於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文翰勤慎並管喉舌 評曰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

職隆任重 宋何敬容為尚書令職隆任重專領機密而淺於學術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然鄙恡為時所嗤

親禮逾厚 隋虞世基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

勤崇節儉 唐岑文本授侍郎專典機要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損抑帝善之

同中書門下

李勣高宗立台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門下參掌機密 **甚叶民望** 九國志南唐宋齊丘拜左司員外郎累遷左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參議機密甚叶民望

參朝政

參總朝權　毗贊朝政　參掌朝政　參預朝政　參議朝政　參謀政事

參議得失附

令代宰相正當南陽郡漢功曹 宋文帝時劉湛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並為侍中帝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劉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繼卒殷景仁以時賢雲落白文帝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甚憤憤湛曰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一功曹爾湛南陽人故有是言 **殷浩** 晉殷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總朝權

荀勗為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

五貴 隋煬帝以蘇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

口授節度 虞世基遷內史侍郎專典機密與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勑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此

陳節儉之美以諭上 蘇威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又遮止上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

親愛過蘇威 宇文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

忠直厲行 唐戴冑為吏部

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羣臣戴胄于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厲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勞爾

所薦四十人皆知名

杜淹字執禮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贏四十人後皆知名嘗白郅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在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以君不足諫尚何任隋乎因顧羣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僻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愎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顧勉曰令任卿已久有可諫未答曰願死無隱

願死無隱

上勸我行仁義

魏徵字玄成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

九幾致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期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樸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路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未嘗語禁省事

楊師道字景猷貞觀十年拜侍中參預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

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彧庶幾云太公欲取宗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

剛正名

張亮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罪當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為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悟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

不受莫離支貢金

褚遂良字登善進黃門侍郎參總朝政莫離支遺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

論議明辯不容人短

蕭瑀字時文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卿九年復參預朝政帝曰

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
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
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
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旣蒙敎又許以
忠亮雖死曰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
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
不遇陛下庸能自保耶

守道耿介古無以過

上參謀 景雲元年六月甲申相王參謀政事

雖古名臣亦何以加

魏徵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
官防閤並同職事他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
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
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
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
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
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

解佩刀以賜

上

掌機務 同掌機務 參知政事附

掌行在機務 唐貞觀中太宗在遼東楊弘禮拜兵部侍郎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許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

同掌機務 十九年二月高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掌機務

被遇尤渥 崔仁師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

號令詔勅一出其手 劉幽求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勅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户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

夜拜 鍾紹京景龍中為苑總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户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户賚賜與劉幽求等既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又崔日用拜兵部侍郎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黄

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

權總中書事

盧光啟字子忠累擢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啟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與崔日用數爭事

薛稷戶部尚書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為左散騎常侍

使相

前漢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唐百官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

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葢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
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以後為宰相者必加
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
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
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黄門侍郎郭
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
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餘見宰相
五代職官志後唐天成四年八月詔曰朝廷每有將相

恩命准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列銜於敕牒後則書使字令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於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列書敕尾今後每書將相敕牒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仍永為常式

清泰二年十一月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馮道為守司空時議者曰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

事自非親王不常置於宰臣為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
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不練故事率意行之
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册
拜開府乃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叙班臺官兩省官
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劉昫又以罷相為僕射
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及晉天福中以李鏻
為司徒周廣順初以竇正固為司徒蘇禹珪為司空遂
以為例議者不復有云

國朝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簽勑五代以来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者勑尾存其銜而不簽則注使字元祐令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

春明退朝錄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慶歷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密仍帶節

度使亦非舊制也太祖太宗時文臣為使相惟趙中令一人

臨軒授鉞唐渾瑊乘輿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懐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還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

出師應變非所長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兵亂立其子愔請於朝帝不許乃詔杜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船艦遣屬將孟準渡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

寛假僚佐初佑決雷陂以廣灌

溉斥海瀕弃地為田積米至三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傳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為佑斥去之

士馬整飭四鄰畏之上綏靖約束儉已寬民

武元衡時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帝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為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

雖居外朝廷得失輒以聞

李吉甫薦裴垍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帝為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溝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閼以防不足泄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淅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

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輙以聞

歷三鎮家無産貲

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李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恱人歷三鎮家無産貲

平淮西

裴度字中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惟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蔡城縛吴元濟以報

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鬬死抵法餘一蠲除往来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

姦臣讒構度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罅已而卒為异鎛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

廷英待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積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權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柄衆心帝不台于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疆者畏今居

東人人失望帝悟台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擾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為姦憸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齋咨出涕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

臣視天顏不咫尺

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强之度曰臣素知承偕估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廷臣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理哉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隱然破

胆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憂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果出承偕昭義遂安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

一賢制千里之難 度居位再閱月爲李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又宦官支黨醜沮曰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悅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逆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於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

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 上臥護北門 帝知度年雖及

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

謹身無他與時沈浮 牛仙客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遥領河東節度副大使為相謹身無他與時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庋不敢用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既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

文武兼資望重內外 張鎰為相盧杞忌其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蕞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諸將告捷輒累

日不怡韓弘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鍔等詣書宰相輒為鍔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鍔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合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陰為逗遛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

羣蠻震服段文昌字墨卿穆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年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平章事文昌素諳蜀利病大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羣蠻震服

遣介開曉黔蠻長慶二年黔中蠻叛觀察使崔節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

旱不苦禱雨雨雨不愁公出遊文昌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節度荊南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從師荊南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出遊必霽民為語曰

早不苦禱而雨而不慈公出遊

得璺夷心

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璺夷心詔使下撫慰諭即日解而去

不肯易印

王播字明敭帝討淮西也切於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拜禮部尚書程以貲賄結宦要中外以為言播薦皇甫鎛及鎛用事更忌播而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為劍南節度使穆宗立逐鎛播求還長慶初召為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裒民皆怨之

虐帥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穆宗即位不閱歲至宰相搢紳駭異甫再期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蹕相躡於道百工造作

無程斂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及給與不時戎人寒餒乃仰足蠻徼於是人人咨苦太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戎巂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戎者為鄉導遂入成都巳傅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郛郭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女子盡矣初元穎計迫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為循州司馬卒於貶所

陶甓城鄂州

牛僧孺字思黯敬宗立帝為于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蓑茅于民吏倚為擾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

賜彝樽龍勺

僧孺以檢校司空為東都留守召為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暴薨既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泣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彝樽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

況君子卿宜少留僧儒固請乃行

堂吏仆懷中 夏侯孜與劉瑑同知政為貞陵山陵使逐瑑出為河中節度使猶平章事初堂吏署制仆孜懷中即死不數日孜罷

視事有常 杜審權懿宗立還門下侍郎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掎角饋粟相銜王師賴濟勛破進檢校司空審權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容或盡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撤鈎手攤簾徐下乃退與

小杜公 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公

上禿角犀 杜悰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禿角犀

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 王鐸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垂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因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

自擇參佐皆一時選 鄭從讜檢校司徒以

宰相秩復為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自擇參佐從讜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交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

起錢穀吏

程异充鹽鐵轉運使時淮西用兵國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調征賦且風有土者以饒羨入貢不剥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由是專領鹽鐵轉運使俄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者以异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為不可异自知叨據以謙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

排物議

皇甫鎛判度支俄拜户部侍郎時方討淮西切于饋運鎛勾剥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與鹽鐵使程异同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于賈販無識亦相嗤誚宰相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疏

乞罷知政事論其不可憲宗竟不省覺時憲宗以世道漸平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异鏄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搆故帝獨排物議相之

平章事非序進而得 權德輿與李藩同在相位時河中節度使王鍔來朝貴倖多舉鍔者憲宗將加平章事李藩堅以為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太歷以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從之

以沙門位兼將相 九國志漢劉繼顒進位太師兼中書令鎮州節度繼顒以沙門位兼將相時論薄之

納禮錢 見宰相門

綴中書班 乾德三年詔見在藩鎮帶平章事求休致者每遇朝會且令綴中書門下班以前安州節度使兼中書令王晏新除太師致仕故有是命

黑頭相公 王德用不次擢用至為使相德用頭上肉黑色天下稱為黑頭相公夷狄常呼

其色以驚小兒虜馬有不食芻秣者虜曰此必聞人說黑頭相公來其為戎虜所畏如此

懇辭兩鎮

治平四年以司徒兼侍中韓琦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初授鎮安武勝兩鎮琦懇辭以兩鎮非國朝故事故改命焉

納節不降麻

春明退朝錄唐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閤當制至和中韓魏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降麻無定制

歸田錄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學士又不降麻益無定制也

開府儀同三司

前漢文帝元始年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

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

三司之名自此始也

晉職官志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隲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權以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江左以

來將軍則中鎮撫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禄大夫

以上並得儀同三司

南齊百官志開府儀同三司如公
隋百官志梁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後齊三公下次有儀同三司加開府亦置長史以下官屬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
後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仍增置
隋高祖並以為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

府儀同以下置員與開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同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為四品散官煬帝改為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王公

唐職官志武徳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為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為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為騎都尉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為文散官

國朝元祐令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

外參論道內總百司魏以黄權為車騎開府此後甚衆將軍開府依大司馬朱服光祿大

夫開府依司徒阜服齊王僉拜儀同三司章曰臣聞日
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復之常理遂乃班同
袞章變和台曜外參論道內
總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
置舍人官騎
王隱晉書泰
始七年以鄭
袤為司空稱疾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
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
籌其勳績
元康元年詔中書光祿大夫張渾歷世腹心
情所馮賴故疇其勳績使儀同三司而虛沖
挹損難違高志其以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本職如故又給親信滿百人
開府辟名
元康元年
詔光祿大
夫王戎裴楷開府
辟名儀同三司
不登台司
華廙為太子少傅甚得輔
道之義河南尹韓壽賈后
之妹夫欲以女配廙孫陶廙拒不許深以為恨
故不登台司疾篤乃進位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賜几杖
門施行馬
蔡謨免皇太后詔以謨為光祿大夫儀同三
司遣謁者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遂以

疾篤不朝詔賜几杖門施行馬

固辭不受　齊書徐孝嗣加儀同三司孝嗣聞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慚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正當角巾山林待罪丘園耳固辭不受

辭不受　晉中興書郗愔咸安元年拜都督浙江東五部諸軍事進位鎮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

宅慶紫霄聯休皇極　梁書庾肩吾為武陵王拜儀同章曰臣宅慶紫霄聯休皇極地均指日既無迹以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令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猶居塞外單于冬獵不入漁陽臣坐收三邊非勞七戰豈能屯兵大夏封萬里之侯飛箭聊城受千金之賞論其才望有愧茂弘先佩印綬常羞

叔卿何以償夢　陳書章昭達字伯通寶應初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卿何以償對曰臣當効犬馬之勞以盡臣節自餘無以

奉侍

開府千餘儀同無數 北齊後主驕縱無度諸濫得富貴者將數萬人庶姓封王者百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馬及鷹犬乃有儀同之號鬪鷄亦號開府

規利不為 後周裴文舉武成二年就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規利文舉答之曰利之為貴莫若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要名也

乘輅備儀以諸侯禮相見 李賢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處而坐行鄉飲酒禮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

著信蠻夷 隋何稠為散騎常侍安集嶺南衆皆悅服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據山洞欲圖為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

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令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為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為約不可失信於四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于此以勳授開府

心馳紫路目送白雲 江總謝儀同三司表云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雲拜承明而未果

子孫雖襁褓必拜 隋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子孫雖襁褓皆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百有餘人

不知書放歸鄉里 麥鐵杖始興人也陳亂後徙居清流縣過江東復叙戰勳及過楊素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知書放歸鄉里

忠元匪躬贈班三司 見三公門

總三師三公宰相官屬

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自太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

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皆秦官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二長史秩千石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漢舊儀漢初置相國史秩五百石後罷并為丞相府司

直一人秩二千石職無不監武帝初置曰馬直官令省丞相掾史見禮如師弟子白録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閤無鐘鈴掾有事當見者主簿至曹請不傳名掾見脱履主公立後荅拜百石屬不得部白事當謝者西曹掾為通謝部吏二千石初除詣東曹掾拜部謁者之丞相門無熟門題用便版方圓三尺不堊色不郭題曰丞相府東門西門長史物故廷尉正若監守丞相初置吏員十五人皆六百石分為東西曹史九人出督州刺史西

曹六人其五人往来白事東廂為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領百官奏事長安給騎亭長七十入六月一更蒼頭廬兒出入大車駟馬前後大車駢車發中二千石屬官吏以次送從後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丞相刺史常以秩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吏一人其界上載得别駕受自言移郡國與刺史從事盡界罷行載從者一人得從吏所察六條刺史舉民有茂材移名丞相考名取三科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

能丞相治劇一科各一人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僕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守小冠滿歲為真以次遷奉引則大冠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大司馬丞相司直諫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小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書令史升倉缺試中二千石書佐高第補因為騎吏六年閑丞相府吏員三百八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屬百人秩二百石屬史百六十

二人秩百石皆從同秩補以為有權衡之量者不可欺
以輕重有丈尺之度者不可欺以長短官事至重故古
法雖聖猶試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為上
稱量不宜者還故官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
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其以請詔使案問
事御史為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皆特自奏事各以所
職郎中二千石以下選中二千石書佐試書補令史令
史皆升食遷補御史其欲以秩留者許之歲舉令史秀

才一人廉吏六人丞相府官奴婢傳曹漏以起居不擊鼓官屬吏不朝旦白錄而已諸吏初除謁視事問君侯應閤奴白事以方退板聽閤大呼奴名君侯出入諸吏不見見禮如師弟子狀掾史有過君侯取錄推其錄三日白病去

後漢百官志太傅漢官儀曰太傅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御屬二十二人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太傅置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令史十二人置長史與漢異太尉長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

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漢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閤主

簿錄省衆事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本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説石數御屬主爲公御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御屬如錄事也閤下令史主閤下威儀事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門令史主府門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應劭漢官儀有官騎三十人司徒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二十六人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漢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十二月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十一月詔司直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

假傳置從事三人書佐四人司空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漢官目錄云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續漢書府掾比古之元士元士皆三命也

應劭漢官儀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

晉職官志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西東閤祭酒西東曹掾户倉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閤下令史西東曹倉户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

令史閤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賁二十人持班劒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祭酒掾屬白㡌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皆皁衣𧘂朝服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西曹稱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以下人數如舊令司空加置導橋掾一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從事中郎二人

秩比千石主簿記室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

干寶司徒儀右長史之職掌檢其法憲明其分制

又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郡吏以責明望各掌其所治之書

又從事中郎之職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綱紀其事維正

大體參輔謀議

又中兵之職掌帳下牙門督將之名治軍政凡在軍者書名於赤錄以四時斷其器械閱其人身

又錄事參軍之職總掌衆曹文案舉直錯枉彈正不法宋百官志晉武帝踐阼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有蒼頭字宜祿至丞相府每有關白到閤輙傳呼宜祿以此為常丞相置三長史魏武為丞相以来置左右二長史而已漢東京太傅府置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令史十二

人不知皆何曹也太尉有長史一人太傅不置長史魏初公府職僚史不備書及晉文帝為相國相國府置中衛將軍驍騎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主簿四人舍人十九人參軍二十二人參戰十一人掾屬三十三人東曹掾屬各一人西曹屬一人户曹掾一人屬二人賊曹掾一人屬二人金曹掾屬各一人兵曹掾屬各一人騎馬掾二人屬一人車曹鎧曹水曹集曹法曹奏曹掾屬各一人倉曹屬二人戎曹屬一人馬曹屬一

人媒曹屬一人合為三十三人散屬九人凡四十二人

晉初凡位從公以上置長史西閤東閤祭酒西曹東曹

掾户曹倉曹賊曹屬各一人加兵者又置司馬從事中

郎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為持節都督者置參

軍六人安平獻王孚為太宰增掾屬為十人兵鎧士營

軍刺姦五曹皆置屬并前為十人也楊駿為太傅增祭

酒為四人掾屬為二十人兵曹分左右法金田集水戎

車馬十曹皆置屬則為二十人趙王倫為相國置左右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二十人主簿記室督祭酒各四人掾屬四十人東西曹屬其餘十八曹皆置掾則四十人矣凡諸曹皆置御屬令史學幹御屬職錄事也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掾户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户曹置掾長史司馬秦官從事中郎掾屬主簿令史前漢官

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後漢官孫堅為車騎參軍事是也本於府主無敬晉世太原孫楚為大司馬石苞參軍輕慢苞始制施敬長史從事中郎主吏司馬主將主簿祭酒舍人主閤内事參軍掾屬令史主諸曹事司徒若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寮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各一人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則置無則省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及丞相置從事中郎無定員分掌諸曹有錄事中郎度支中

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諮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宋高祖為諮議參軍無定員令諸曹則録事記室户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法曹田曹水曹鎧曹車曹士曹集曹右户墨曹凡十八曹參軍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江左初晉元帝鎮東丞相府有録事記室驃騎將軍一人

南齊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三公舊為通官司徒府領天下州郡名數户口簿籍雖無常置左右長史在西掾

主簿祭酒令史以下晉王導為司徒右長史干寶撰立
官府職儀已具
後魏官志孝莊初以尒朱榮有扶翼之功拜柱國大將
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史又以太
尉上黨王天穆為太宰增佐史又神瑞元年春置八大
人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幾世號八公云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
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主簿列曹參

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又增置
左西掾一人自餘寮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陳
承梁皆循其制後齊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屬
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
曹記室戶曹金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
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
參軍兼左右右尹行參軍長兼行參軍參軍督護等員
司徒則加有左右長史三公下次有儀同三司加開府

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局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隋高祖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埽除其位多曠皆攝行事尋省府及寮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

唐百官志開元中張說為相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

國朝舊制五房每房置堂後官三人並自京諸司選入

國朝初授同正官其後稍授檢校郎中員外郎並五品階而長任逐房堂後官一人主承受批鑿聖語定押敎草一人主點檢書寫熟狀呈押進入一人主對讀印押發放

開寶六年太祖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爲姦贓故令吏部選授堂吏用士人自此始也然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見舊任者劉仲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復任三歲歲滿無過與上縣令九年勅堂後官在職滿五年如

願出外官者優與處分願在職者亦與遷轉自是參用
士人流外
太平興國九年以將作監丞李元吉丁顗言為堂後官
賜緋衣銀帶象笏錢百千京官任堂後官自此始也十
二月以堂後官王渾綦佩為右贊善大夫充職朝官任
堂後官自此始也
端拱元年以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棣州司法參軍
呂易從齊州司法參軍李祐之宋州楚丘縣主簿喬尉

陳州宛丘縣尉羊道沖並為將作監丞祇應堂後官公
事先是宰相以堂吏欽欲選於百司以補之上不許因
令吏部選正辭等充焉
淳化四年詔重分定五房所掌公事堂後官先十五人
令止置六人內欒崇吉一名令都提點五房公事給俸
依樞密院副承旨例綦佩等五人人掌一房鄧湘等九
人年深者與通判差遣年淺者與知縣或監當及二年
以上者並與加勲如堂後官有闕於此九人內揀選充

職是年加置錄事主書之目增其廩給食錢

至道元年詔錄事內特轉補二人充主事賜游擊將軍階給俸如樞密院主事之例其年樂崇吉為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副使即日召堂後官著作佐郎楊文質授秘書丞提點五房公事三年五月國子博士堂後官綦佩等三人並轉虞部員外郎落職授外州通判

咸平三年十月詔中書五房各置主事一人

大中祥符五年以堂後官太常博士劉明恕提點五房

公事賜錢三十萬召諭之曰五房事繁宜益盡心也

至和元年十一月詔自今中書堂後官遷至提點五房公事不以有無出身聽佩魚舊例自選人入為堂後官轉至五房提點始得佩魚五房提點呂惟和非選人援司天監五官正例求佩魚特許之

嘉祐八年中書奏舊制堂後官至員外郎依舊供職至景祐初令至員外郎者除外任緣堂後官本作提點者皆不顧出遂以所當轉官與子孫求恩澤至今沿以為

例令欲以轉至員外郎者令依舊供職更不許求恩澤所有五房提點例雖次補亦合擇材令後如任內職事修舉年滿日即依舊推恩任內如弛慢不職即不候年滿止與堂除知州出外從之

孔目房掌文武升朝官及刺史以上少尹上佐衛佐伎術堂後進奏除授知州通判差遣之事堂後官一人總之錄事主書守當官各一人分掌之

吏房掌后妃諸王公主封冊駙馬除拜京官幕職州縣

官注擬加恩諸司使副以下內侍加恩百寮贈官追封
敘封河渠堤堰橋梁修造功役祠祀祈禱之事堂後官一人總之錄事主書守當官各一人分掌之
戶房掌財幣軍儲戶口版籍租調漕運祿俸振貸土貢
及諸路轉運內外監當差官之事堂後官一人總之錄事一人主書三人守當官四人分掌之
兵禮房掌郊祀朝拜陵廟朝會饗宴尊號祭器儀仗刻
漏冊贈旌表假告外夷館閣國學圖書祥瑞貢舉補蔭

釋道二教旌節符印諸司職掌諸道行軍司馬將校加恩功臣子孫寒食洒掃禁火知軍差官之事堂後官一人總之錄事主書守當官各一人分掌之

刑房掌赦書德音貶降責授經赦敘理刑獄訴訟擒捕旌賞之事堂後官一人總之錄事一人主書三人守當官五人分掌之

皇祐五年十二月命參知政事劉沆提舉中書五房續降例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六年八月十

二日以殿中丞王廣淵殿中丞李立之編排中書諸房
文字
熙寧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本司檢詳官呂惠
卿近奉敕差看詳編修中書條例且惠卿自置局以來
檢詳文字詳熟事本末次第欲乞令相兼本司職事從
之十月又以太常博士充秘閣校理兼充史館檢討李
常差看詳中書編修條例自是益增置編修官著作佐郎俞充黃好謙鄧潤甫張琥
曾布大理寺丞李承之河西縣令馬琬皆預其
選七年春承之既為都檢正義差兼同看詳三年九

月一日中書門下言奉旨議中書欲置士人為屬官伏以中書統治百官以佐天子政事而所置吏屬尚仍舊制宜髙選士人稍依先王設弼置輔之意今欲置檢正五房公事一人逐房各置檢正公事二人並以朝官充或用京官若選人即為習學公事見宰相參政如常朝官之禮檢正五房在提點之上逐房檢正與提點序官在堂後官之上除親屬寺觀職事相干外餘不許出入看謁主書以下簽書呈覆不許接坐仍錄事主書守當官内省減不諳

行遣者十人與合得名目出職更不添額都檢正官并逐房檢正官並依三司判官俸料支給內都檢正官益以傔二人所有合得用什物令三司依例製造仍給以當直兵級

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詔今後中書檢正官所發貼子下諸處會審並先赴執政處呈訖方得發出仍置簿抄上每五日一次赴廳呈押十一月二日詔檢正官檢詳官所兼領差遣並罷

司直

威振天下前漢田仁為丞相長史上書言天下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悅拜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才任宰相後漢伏湛字惠公光武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

長史

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前漢劉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注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

以清白方正稱東觀漢紀吳渠為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恪勤王事薛兼字令長與同郡紀瞻等初入洛張華歎曰皆南金也屢遷至丞相右長史兼恪勤王事以上佐祿秩優奉亦約損避讓以周貧而已

多所執正干寶晉紀傅咸為司徒長史多所執正

不著朱衣宋檢為司徒左長史許依晉令復舊制不著朱衣時議不許

知止足王秀字才之嘗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知止足矣

台佐加貂稽球字仲寶為司徒右長史加貂台佐加貂始自球

也

兩賢同時未有前例陸慧曉為司徒右長史謝朏為左長史曰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前代誰可比融曰兩賢同時未有前例

鎮撫西京稱其威信徐奕字秀才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

一歲三遷宋書到撝字茂謙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也

諮議參軍

家無所餘魏志張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卹窮乏之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

馬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

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

宋書王華為文帝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為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為司馬

歷三府諮議

齊書張岱歷為三府諮議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上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視才用多少耳

不次

後魏書李系為主客郎齊文襄王攝選以系為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置至此所謂不次以御人才故有此舉

掾屬

長者倪寬為廷尉史為人溫良有廉張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而寬為掾

車騎交錯前漢書陳遵字孟公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

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皆贏車小馬不尚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馬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補郁夷令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紀傳贍於文詞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為榮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為陳驚坐云遵三為二千石竦亦至丹陽太守後俱免官以列侯居長安竦居貧無

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遺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

宜備諫臣 漢名臣奏張禹奏云竊見司空掾鮑宣年四十七孝弟康潔質直威重宜備諫臣

論議抗直無所屈撓 司馬彪續漢書何敞字文高大尉宋由辟侍之以禮而司徒袁安亦敬重之敞在宰府謇謇尚忠多所匡正論議抗直無所屈撓京師憚之

解衣冠掛府門 胡綱字君舉清介有忠節大司徒馬宮辟為掾值王莽居攝即解其衣冠掛府門而去

篤學有才 應劭字仲達篤學有才辟大尉掾張延深禮焉

伎藝數術無不精綜 蔡邕字伯喈通達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數術之事無不精綜大尉董卓辟之為司徒掾甚敬重焉

喜懼皆去 閔仲叔清志潔行恬靜養神不役于物司徒侯霸辟仲叔到與相見勞問之不及政事仲叔曰始欲明公辟且喜且懼及見明公喜懼皆去望明公問屬

何以為政美俗成化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如以為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為失人智者不私人以恩亦不失人是以喜

馳小黃門問虞延 謝承後漢書虞延字子大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官朝賀上望見延在公府掾屬中馳小黃門問故陳留督郵虞延非耶對是遂前占見拜公車令

彈劾鄧融 咸吉字居達為司徒虞延所辟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贓罪被徵詰廷尉前後考驗歷歲融抵捍刑法辭狀不立明帝下三府遣精能掾屬往彈劾之司徒府乃使吉往來詰考融吉到獄解融桎梏沐浴飲食徐以其情實數之融既慚愧又感吉言即自服具以奏聞融伏法

百僚服其才幹 馮岱字德山辟司徒劉寵府與西府並詣臺集議邊事岱既駮議侃然多所難正臺上奏議尚書郎邊韶問岱掾故何吏歷而公府皂隸之吏乃干豫臺閣奏事岱曰昔忝三署下事為尚書郎頗知故事是以敢與國議庶犬羊之鞟

裀狐白之裘百條於是咸服其才幹

言辭切厲無所依回 崔瑗字子玉講論六經藝兼十業英才秀出文章典麗治行清淑少有令名三辟公府論議京師言談高妙安帝時諸府掾屬每議朝堂瑗輒舉奏指斥臣言辭切厲無所依回

奉使稱旨 李嶠後漢書第五種字興光少厲志義通經學以司徒掾詔使冀廉實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克甚多并官并省數十人還以奏使稱旨擢拜高密相

以才高著名 陳元字長孫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宋弘府值弘受罪上書訟之甚切至又數陳當世便宜

精力於學 鄭衆字仲師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以才學知名辟司徒府

好述作 班彪字叔皮辟司徒掾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在史籍之間

自以狷急常佩韋 范丹字史雲辟太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丹為萊蕪長辟

公府後道於梁沛間徒行弊服賣卜於市間里為之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小掾何所與於此 汝南先賢傳李宣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時寒暑不和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掾有以匡之次及宣宣曰明公被日月之光居上司之位輔衡天子處諫爭之職未有對揚謇謇之言其於所命不援巖谷之士小掾何所與於此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范滂字孟博辟司徒府登輿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投劾潛歸 許嘉字德珍辟司徒府到京師會黨事李杜受誅嘉歎曰仲尼遊於趙郊不入危國賢人喪矣吾其行矣便投劾潛歸

乞以子代弟子 風俗通桓望字伯闔為司徒掾有同產弟子殺人被繫望星行電往露首詣府乞以子俠代弟子太守李固語出之

兼領衆事安能復作賦頌 桓譚新論茂陵周智孫曰胡不為賦頌余應之曰久為大司空掾見

使衆領衆事典定大議汲汲不暇以夜繼晝安能復作賦頌耶

三公之喉舌

崔寔政論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三公之喉舌天子恭已南面取正於三公三公亦委策掾屬以答天子

論議據經典以處是非

魏志涼茂字伯方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

直言正色

國淵字子尼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隨使者到軍

田疇字子泰太祖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其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户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修令不之官

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

崔琰字季珪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

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以庶代宗先世之戒

邢顒字子昂為相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

常畜毒藥誓死無辱

何夔字叔龍太祖辟為司空掾屬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

毛玠字孝先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疚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併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舊曰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

其情令曰曰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魏略云玠為西曹掾為人清法

弱冠知名 傅嘏字蘭石弱冠知名司空陳羣辟為掾

以才學稱 衛覬字伯儒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

龍翰鳳翼國之重寶 邴原字根矩太祖辟為司空掾徙署丞相徵事崔琰為東曹掾奏記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合葬非禮 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

舉筆便成無所改定 王粲字仲宣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

為宿搆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太祖辟為丞相掾始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掾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清識平當明於憲典 高柔字文思尚書郎轉丞相理曹掾令曰夫致治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於憲典勉哉

言舉人不可一以節儉 和洽字陽士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舉人不可一以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

挈壺殘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槃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推伏名義

陳羣字長文以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推伏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

以諫興宮室

董尋字文與名為忠直為軍謀掾青龍中上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上書諫曰今臣自知言必死而臣自譬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其死何損且比於不生矣是以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以累陛下

避臨菑侯

朝宣字景然為人短小建安中太祖為丞相宣署軍謀掾嘗於鄴步入宮于東掖門內與臨菑侯相遇時天新雨地淹宣欲避門凝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問何官宣曰丞相軍謀掾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不宣蹵然曰春秋之文王人雖

徵必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為諸侯下植又問即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而宣年又高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植具為太子說之太子以為辯

好士

魏略丁儀字正禮太祖以其父沖早亡又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言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司空掾到與論議良嘉其才曰丁掾好士也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也

舉府掾屬皆投劾出

魏先賢行狀鍾皓字季明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洒去公車絕遠公撫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閤鈴下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耶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

見掾屬名示之乃止

為國用心平誠良吏

鍾離意別傳司徒侯霸辟意為議曹以詔書送徒三百餘人到河北遇隆冬盛寒徒衣被單不能復行到弘農縣使令出見錢為徒作襦令曰不被詔不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之使上尚書使者亦當上光武帝得上狀見霸曰所使掾何仁恕為國用心平誠良吏也

辭直去不顧

邴原別傳魏武帝初為司空辟為議曹掾請見禮畢上從之門中原辭直去不顧上還語左右曰孤甚敬此人為其辭遠送之謂其當顧而不顧此人誠高士也人謂曰公宜謝主公公望君辭辭當顧揖原勃然曰吾何謝哉夫揖讓者謂其敵爾吾人臣也公人君也君尊臣卑揖讓何施且孔子反命曰賓不顧矣吾何謝哉人語上上曰快乎斯言也夫有斯名而豈徒哉

復拷左尚

廣州先賢傳鄧盛字伯宜為太尉諸曹掾彭城相左尚以贓罪下府掾屬拷驗踰科不竟更選盛後復拷盛到獄洗沐尚

解械賜席乃謂尚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至意對曰令復使君相待如此尚猶何心敢不以死相歸乎即引筆具對

人則顏冉仲弓 典略趙戩除萬年令遭三輔亂客荊州牧劉表以為賓客是時白衣平原禰衡高論當世來游京師詆譏朝士及見戩歎之曰鐵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後辟魏王相國掾

輕財重士名顯州郡 吳志張溫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

推意作一脚牛 蜀蒲元別傳元為丞相諸葛亮掾亮欲北伐患粮難致元牋與亮曰元等輙推意作一脚牛牛抵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載一歲之粮日行一十里人不勞牛不飲即日已就然非常之事人所惑之

勸課農桑 晉書溫嶠請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

皁服 王渾字玄沖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

厲峰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篤典皆令卑服議者美其謙而識體

委任責成王隱晉書王戎及王渾為司徒高選長史兩曹掾委任責成

殺公掾魏舒為司徒時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曰殺公掾莫復有辟者舒因辟之竟無患

此掾必欲預我家事魏武為丞相辟司馬宣王為文學掾上初稱疾不應辟召後乃應命丞相見上心忌之曰觀此掾必預我家事者也尋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

四友

上年二十九劉琨字越石少儁朗故尚書郭奕外孫年二十九歲為宰相掾

洛中英英

荀道明晉書荀闓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掾冏敗暴尸已二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

縉紳咸厚遇楊方

字公回司徒王導辟為掾方在都邑縉紳之士咸厚遇之**二人相友**王濛字仲祖性和暢能言理善隸書劉惔字眞長簡貴清峻終日不離二人相友司徒王導並知愛之皆辟以為掾導以國術於蘇峻間有救導之功辟術弟孝為掾濛諫曰公仗德義以清彝倫而辟一非分何以允穆四海濛轉左西曹掾惔又為左西屬時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王濛溫潤恬和劉惔清蔚簡貴凡稱風流者舉王劉為宗焉

四十必擁旌仗節王洵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俱辟為大司徒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當作黑頭公上

終日嘯咏殷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為左西屬融飲酒善舞終日嘯咏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焉

百六掾虞望中宗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辟望為掾時人謂之百

六掾望有志節恥而不就收禮名士應詹字思遠弱冠知名相國趙王倫收禮名士以詹為掾左琴右書怡然自足劉經字幼輿弱冠知名解音樂好老易左琴右書怡然自足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以為掾縱懷獨得自謂過庾亮帝在東宮嘗從容謂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對曰經業淵長臣不如亮縱懷獨得自謂過之鄰家有美女鯤挑之不已女以織梭擲其口兩齒為落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折齒上博綜衆藝謝尚字仁祖率易挺達開悟常鄙俗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兼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辟為掾許掾不去使我成輕薄京尹司徒導辟高陽徵士許詢為司徒掾不就詢善清談隱於會稽嘗蹔出都劉惔終日就之惔自歎曰若許掾不去使我成輕薄京尹惔詣丹陽郡問詢此中何如東山詢答曰其必保全故當勝東山也

神識沈敏風宇條暢 謝安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王導深器之由是著名辟司徒掾

開倉振救 臧榮緒晉書劉頌字子雅辟相府掾奉使慰勞於蜀蜀新平飢荒頌表振救未報行開倉出穀蜀民賴之

博學好古 劉沈為北州名族博學好古辟府掾屬

特精易義 裴楷知名特精易義為鍾會所薦文帝辟相國掾

三語掾 衛玠別傳阮千里字宣子有令問太尉王公見而問老莊與聖教同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衛玠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何假於一言

能作異舞 世語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丞相掾在坐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王公命為之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顧謂諸客使人思安豐

正獨簡貴不減父祖 世說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屬公問丞相藍田何如答曰正獨簡貴不減父祖

王掾何凝

語林王藍田少有癡稱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他問問來時米來幾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曰王掾何以云癡府有三才見太傅門

屬

臧否得中望於賢屬魏志蔣濟字子通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嚴習陳寔後漢律歷志章帝司徒屬有嚴習桓帝世陳寔為司空屬

劉眭魏劉眭字子陽為倉曹屬

精良綜事過父胡質字文德少與蔣濟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還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摹大略不及其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辟為丞相屬

封還王模周逵教陳矯字季弼丞相長史轉西曹屬尚書陳羣字

長文為太祖司空西曹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究誅太祖以謝羣羣薦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時以羣為知人

夷雅有識 晉中興書荀組字奉章弱冠太尉王導見而稱之曰夷雅有識辟為左屬

殷融飲酒善舞終日嘯咏未嘗以事務自嬰導以此甚相親悅焉

周玘字宣佩中宗初鎮江西為倉曹屬

桓彝字茂倫為丞相中兵屬

謝萬字萬石為左西屬

謝尚字仁祖為司徒左西屬

從事中郎

不應三公之命 魏志先賢行狀曰韓嵩字德高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從事中郎

忠告善道志存補

益嚴畯少耽學善詩書三禮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名齊友善性質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

遺二婢晉書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談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嘗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何必輕於五羖皮耶

甚見器遇虞預晉書劉隗字大連避亂南渡遂為中宗從事中郎

文義正素清議見稱晉中興書潁川荀組司徒王渾教曰左西屬荀組文義正素清議見稱宜轉從事中郎

母呼為郭尖後魏書郭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還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毋呼為郭尖

有輔佐之才陶氏家傳回字恭淵為司徒王導從事中郎為人正直不撓導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真國器也

真國器

上

別兄不泣抱朴子

記室參軍

作軍國書檄 後魏陳琳阮瑀皆為曹公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 **每造書檄應命立成** 王隱晉書孫惠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嶽逸民奏秘之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通衢招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每造書檄武駐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

不敬府主 世說太原孫楚字子荊著作郎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不敬府主楚負才傲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齊王聞之始制施敬焉

才藻 文士傳曹攄少厲志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參軍

髯參軍 世說郗超王珣並以儁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桓時為荊州超為人多髯珣形狀短小

時西人為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華要 沈約宋書孔覬為衛陽王義季安西主簿署記室奏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秀敏莫武居之顗學不綜貫性又疏慵何以可屬知秘記秉筆文閑假次之尤方斯非濫

操筆立成辭兼文質 後周書元慶領記室時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杞橘猶可移況才子乎

博涉經史善屬文辭 隋書魏澹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辭采贍逸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室

主簿

授經 漢書孫寶字子嚴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後署

寶主簿寶乃就職人或謂寶曰高士不為主簿君何故為寶曰府主以寶為主簿何敢自高但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所以不就道不可詘身詘何傷

代視祝文

廣州先賢傳鄧盛字伯宜為太尉主簿會祠社倉曹屬讀贊祝文風滅燭盛隨寘中代倉曹視公問代祝者曰此雖小亦自非好事者莫能識

總知內外

魏志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武帝二十四年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鷄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鷄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知王欲還也典略云修有才智魏文為世子歷陳太丘碑過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文思之不解問德祖即答曰陳寔

之墓蔡邕之詞鍾繇寫之此絶妙好辭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也魏武殺修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絶妙好辭 上

諫無惡意 魏略曰賈逵字梁道為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吴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書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章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復其職

文才機辯 典略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間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為丞相主簿

言不覺夜 桓階字伯緒為丞相主簿曹公每事咨焉乃對曰昔文帝與賈生談不知膝前於席今與卿言不覺日之夜也

諫自校簿書 楊顒字子昭為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

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鷄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日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顯卒時太常賴恭子尤為丞相西曹令史隨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尤掾屬喪楊顒為朝中損多矣

假吏 晉書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初譙人公孫宏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宏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宏言於瑋謂岳為假吏故得免

機符明徹 王隱晉書顧榮字彥先少有珪璋器機符明徹大司馬齊王以為主簿

三軍悉識其面 晉中興書王珣字先瑜為大司馬主簿時大司馬桓溫經略中原軍無寧歲戎府多事珣居要任每有稱

三軍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

短主簿 晉陽秋王珣為府主簿郗超為記室溫並親之故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收羅士物 中興書卞敦字仲仁太傅東海王越收羅士物聞其名以為主簿

有公輔之量 何邃字彥偉少有美名太傅東海王越請為主簿時海宇大亂軍國事繁碎事無大小每見延問邃多所匡正戎府推宗焉王濵劉望咸稱歎之以為有公輔之量

任事專勢 臧榮緒晉書河南郭象字子玄才學清雋善於庾數數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高象自黃門侍郎為主簿任事專勢傾動一時數謂象曰御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文士傳云東海王文郭子玄才用為主簿天性閑朗事無凝滯

天性閑朗事無凝滯 上

母病解印綬去 廣州先賢傳鄧盛為穆歸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太尉馬公喜其所履雅意辟之初

入府為主簿

十錢簿 後魏書元慶資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錢或二十錢得即取之時府中號曰十錢主簿

入鐵主簿 三國典略齊許惇護之子也性識敏達速於從政嘗為司徒主簿以能判時人號曰入鐵主簿

舍人

李斯 史記李斯為丞相呂不韋舍人

袁盎 前漢書袁盎為將軍呂祿舍人

為人鯁直不畏強禦 干寶晉記閻纘為人鯁直不畏強禦初仕為太傅楊駿舍人

祭酒

德行高妙 前漢書胡廣曰漢武丞相設科辟德行高妙為第一科補南閣祭酒

白衣辟入

府東觀漢記周澤字稚都少好修高節教授生徒常數百人建武二十六年以德行高妙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

政化大行魏志張承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

陳元三輔決録陳元建武四年為司空祭酒

叱韓績撤去御坐晉書紀瞻字思遠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相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曰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

好學左思字太沖少好學學鍾胡書及鼓琴未能皆成就父雍謂朋僚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乃發憤擬意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作三都賦司徒隴西王碑為祭酒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

講漢書上

諸參軍

舉善彈非 晉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無虞遂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外託論公務內但共談笑今即同舟而載安可不人致力耶錄事務舉善彈非亦隨職事修之

堂堂人之領袖 王隱晉書魏舒為相國參軍府朝廷碎事未嘗不見是非至或興大事眾人既下意然後徐為之多出眾議莫不敬從晉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令史

處法平允 魏氏春秋高柔為刺姦令史既處法平允夙夜匪懈常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裘覆之

良士 蜀志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詳慎宜適從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祇為尚書令

職官分紀卷五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朱名洋